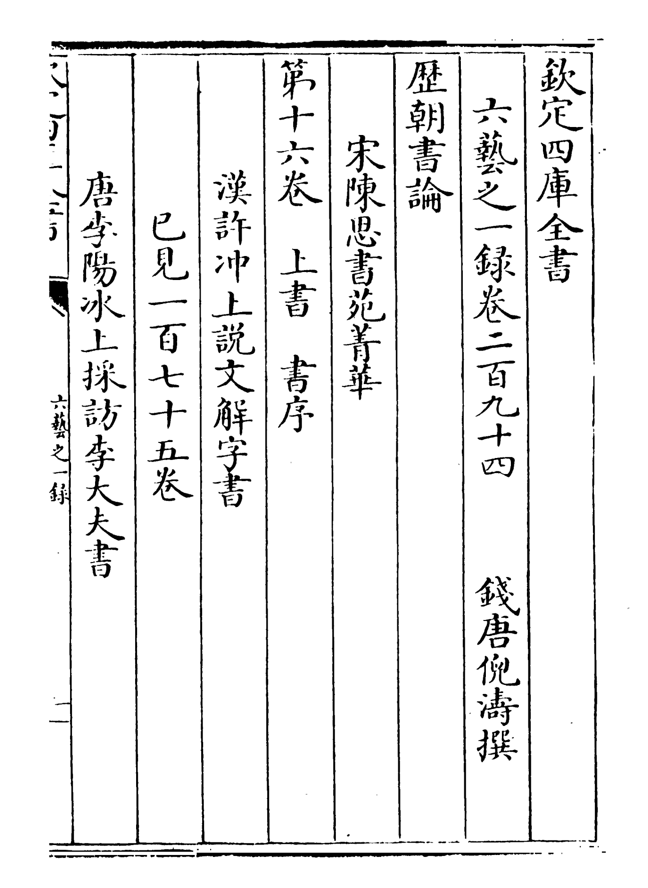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四　　錢唐倪濤撰

歴朝書論

宋陳思書苑菁華

第十六卷　上書　書序

漢許沖上説文解字書

已見一百七十五卷

唐李陽冰上採訪李大夫書

已見一百七十一卷書體末闕一段今依陳本補足之　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舂之糧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有負於聖朝是謂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闇燭之下承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

小人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

就之陽冰再拜

漢許愼說文解字序

已見一百七十五卷

唐顔元孫干祿字書序

已見二百六十九卷

唐張參五經文字序

已見二百六十九卷

唐賈耽說文字源序

已見二百六十九卷

唐唐元度九經字樣序

已見二百六十九卷

唐林韞撥鐙序

已見二百七十六卷

後蜀林罕字源偏傍小說序

已見二百六十九卷

第十七卷 書歌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

已見前

李白贈懷素草書歌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

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幛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王邕懷素上人草書歌

衡陽雙峽揷天峻青壁巉巉萬餘仞此中靈秀衆所知草書獨有懷素奇懷素身長五尺四嚼湯誦呪吁可畏

銅瓶錫杖倚閒庭斑管狡毫多逸意或粉壁或綵箋蒲葵絹素何相鮮忽作風馳及電掣更點飛花兼散雪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伸眉按劲鐵君不見張芝昔日稱獨賢君不見近日張旭為老顛二公絕藝人所惜懷素傳之得真跡崢嶸戲出海上山突兀狀成湖畔石一縱又一橫一欹又一傾臨江不羨飛帆勢下筆長為驟雨聲我牧此州喜相識又見草書多慧力懷素懷素不可得開卷臨池轉相憶

戴叔倫懷素上人草書歌

楚僧懷素工草書古法盡能新有餘神清骨竦意真率醉來為我揮健筆始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開春景遲忽為壯麗就枯澀龍蛇騰盤獸屹立馳毫驟墨劇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有人若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朱逵懷素上人草書歌

幾年出家通宿命一朝却憶臨池聖轉腕摧鋒增崛崎

秋毫繭紙常相隨衡陽客舍來相訪連飲百杯神轉王忽聞風裏度飛泉紙落紛紛如站鳶形容脫畧真如助心思周遊在何處筆下惟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去怪狀崩騰若轉蓬飛絲歷亂如迴風長松老死倚雲壁蹙浪相翻驚海鴻於今年少尚如此歷覩遠代無倫比妙絕當能動鬼神崔蔡幽魂更心死

魯收懷素上人草書歌

吾觀開士多利用筆精墨妙誠堪重身上藝能無不通

就中草聖最天縱有時興酣發神機抽毫點墨縱横飛
風聲吼烈隨手起龍蛇迸裂空壁飛連掃數行勢不絶
藤懸查蹙生奇節劃然放縱驚雲濤或時頓挫縈毫髮
自言轉腕無所拘大笑羲之用陣圖狂來紙盡勢不盡
投筆抗聲連叫呼信知鬼神助此道墨池未盡書已好
行路談君口不容滿堂觀者空絶倒所恨時人多笑聲
唯知賤實翻貴名觀爾向來三五字顛奇何謝張先生

竇冀懷素上人草書歌

狂僧揮翰狂且逸獨任天機摧格律龍虎慙因點畫生
雷霆如避鋒鋩疾魚箋絹素豈不貴只嫌局促兒童戲
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胷襟氣長幼集賢豪至枕
糟藉麴猶半醉忽然絶叫三五聲滿壁縱横千萬字吳
興張老爾莫顛葉縣公孫我何謂如熊如羆不足比如
虺如蛇不足擬涵物爲動鬼神泣狂風入林花亂起殊
形狂狀不易說就中枯燥尤驚絶邉風殺氣同慘烈崩
槎卧木爭摧折塞草遥飛大漠霜胡天亂下陰山雪偏

看能事轉新奇郡守王公同賦詩枯藤勁鐵愧三舍驟雨寒猿驚一時此僧絶藝人莫測假此常爲護持力連城之壁不可量五百年知草聖當

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

吾常好古奇古來草聖無不知豈不知右軍與獻之雖有壯麗之骨恨無狂逸之姿中間張長史獨放蕩而不羈以顛爲名傾動於當時張老顛殊不顛於懷素顛懷素顛乃是顛人謂爾從江南來我謂爾從天上來負顛

狂之墨妙有顛狂之逸才狂僧前日動京華朝騎王公大人馬暮宿王公大人家誰不造素屏誰不塗粉壁粉壁揺晴光素屏凝曉霜待師揮灑兮不可彌忘駿馬迎來坐中堂金盃盛酒竹葉香十杯五盃不解意百杯已後始顛狂一顛一狂多意氣大叫數聲起攘臂揮毫倏忽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翁若長鯨潑刺動海島欻若長蛇戍律竄深草迴環繚繞相鉤連千變萬化在眼前飄風驟雨相激射速禄颯拉動簷隙擲華山巨

石以為點掣衡嶽陣雲以為畫興不盡勢轉雄惟恐天低與地窄別有何處最可憐裊裊枯藤萬丈懸拂秋水映秋天或如絲或如髮風吹欲絶又不絶鋒鋩利於歐冶劒堅勁渾是并州鐵時復枯燥何䙰褷忽覺陰山突兀横翠微中有枯松錯落一萬丈倒掛絶壁蹙枯枝千魑魅兮萬魍魎欲出不可何閃屍又如瀚海日暮愁陰濃忽然躍出千里龍天矯偃蹇入乎蒼穹飛沙走石滿塞窮萬里颼颼西北風狂僧有絶藝非數仞高牆不足

以逞其筆勢或逢花牋與絹素凝神執筆守常度别作筋骨多情趣霏霏微微點長露三秋月照丹鳳棲三月花開上林樹終恐絆騏驥之足而不得展千里之步狂僧狂僧爾雖有絶藝猶當假良媒不因禮部張公將爾來安得聲名一日喧九垓

蘇渙懷素上人草書歌兼送謁徐廣州

張顛後來二十年謂言草聖無人傳零陵沙門繼其後新書大字大如斗興來走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更凶

忽如裴旻舞雙劔七星錯落纒蛟龍又如吳生畫鬼神魑魅魍魎驚木身鈎鎖相連勢不絶崛強毒蛇色屈鐵西河劔舞氣凌雲孤蓬自振惟有君今日華堂看洒落四座喧呼歎佳作迴首邀余賦一章欲令美價齊鍾張琅琅誦句三百字何似醉僧顛復狂忽然告我游南溟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翰凌獻之見君絶藝必相知南中紙價當日貴只恐貪泉成墨池

僧貫休懷素上人草書歌

張顛顛後顛非顛直至懷素之顛始是顛師不談經不
坐禪筋骨惟於草書妙顛狂却恐是神仙有神助兮神
莫及鐵石畫兮墨須入金樽竹葉數斗餘半飲半傾山
衲濕醉來把筆猛如虎粉壁素屏不問主亂拏亂抹無
規矩羅刹石上坐伍子胥蒯通八字立對漢高祖勢崩
騰兮不可止天機暗轉鋒鋩裏閃電光邉霹靂飛古栢
身中旱龍死駭人心兮目眓瞁（上呼鬱切 下香激切）頓人足兮神
辟易乍如沙場大戰後斷鎗擲箭何狼籍又似深山怪

石上古病松枝掛鐵錫月兎筆天竈墨斜鑿黄金側劃玉珊瑚枝長大如束天馬獝獰不可勒東却西南又北倒還起斷復續忽如鄂公捉住單雄信秦王肩上搭着棗木槊懷素師若不是星辰降瑞即必是河嶽孕靈固宜須冷笑逸少爭得不醉罵伯英天台古杉一千尺崖崩岸圻何崢嶸或細微仙衣縫綻金線垂或妍媚桃花半紅公子醉我恐山為墨海為水天為筆分書大地乃能畧展狂僧意長恨師不相識一見此書空嘆息伊昔

張謂任華葉季良數家贈歌豈虛飾所不足者渾未曾道着其神力石橋被燒却良玉不土蝕錐畫沙兮印印泥世人世人莫得知老師雄名在世間清風明月一何極

釋皎然張伯高草書歌

伯英死後生伯高朝看手把山中毫先賢草律我草狂風雲陣發愁鍾王須臾變態皆自我寫形類物無不可閬風遊雲千萬朶驚蛇蹴踏飛欲隨更覩鄧林花落朝

狂風亂攪何飄颻有時凝然筆空握情在寥天獨飛鶴有時取勢氣更高意得春江萬里濤張生奇絶難再過草罷臨風展輕素陰慘陽舒如有道鬼狀魑容若可懼黄公酒壚興偏入阮籍不嗔嵇亦顧長安酒牓醉後書此日騁君千里步

釋皎然陳氏童子草書歌

書家孺子有奇名天然文章令人驚僧虔老時把筆法孺子如今皆暗合颷揮電灑眼不及但覺筆端鳴颯颯

有時作點險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偶然長製濃又燥
少室枯松欹不倒夏至炎炎少人歡山軒日色在欄杆
桐花飛盡子規思主人高歌興不至濁醪不飲嫌昏沉
欲翫草書開我襟龍爪狀奇鼠鬚銳冰牋白皙越人惠
王家小令草最狂為予揮洒驚騰勢

顧況贈蕭鄲草書歌

蕭子草書人不及洞庭葉落秋風急上林花開春露濕
花枝濛濛向水垂君見數行之洒落石上之松松上鶴

若把君書比仲將未知誰上凌雲閣

權德輿馬秀才草書歌

伯英草聖稱絶倫後來學者無其人白眉少年未弱冠落紙紛紛運纎腕初聞之子十歲餘當時時輩皆不如猶輕昔日墨池學未許前賢團扇書絶彩芳姿相點綴水映荷花風轉蕙三春俱向指下生萬象爭分筆端勢有時當暑如清秋滿堂風雨寒颼颼乍疑崩崖瀑水落又見古木難飃愁變化縱横出新意眼看一字千金貴

憶向謝安問獻之時人雖見那得知

司空圖𧇊光大師草書歌

已見前

吳融贈𧇊光上人草書歌

篆書朴隸書俗草書貴在無羈束江南有僧名𧇊光紫毫一管能顛狂人家好壁試揮拂瞬目已流三五行摘如鈎挑如拨斜如撑迴如斡又如夏禹鎻淮神波底出來手正拔又如朱亥鎚晉鄙袖中擡起腕欲脫有時軟

縈盈一穗秋雲曳空闊有時瘦嶮巖百尺枯松露搓枿忽然飛動更驚人一聲霹靂龍蛇活稽山賀老昔所傳又聞能者惟張顛上人致功應不下其奈飄飄滄海邊可中一入天子國絡素裁縑灑毫墨不繫知之與不知便有一字千金值

前人贈廣利大師歌

化人之心固甚難自化其心更不易化人可以程限之自化元須有其志在心為志者何人今日得之於廣利

三十年前識師初正見把筆學草書崩雲落日千萬狀隨手變化生空虛海北天南幾廻別每見書跡轉奇絶近來兼解作歌詩言語明快有氣骨堅如百鍊剛挺特不可屈又如千里馬脱韁飛滅沒好是不雕刻縱横衝口發昨來示我十餘篇詠殺江南風與月乃知性是天習是人莫輕河邉羖䍽飛作天上麒麟但日新又日新

李太白非通神

賈耽虞書歌

衆書之中虞書巧體法自然歸大道不同懷素只收顛
豈類張芝惟札草形勢素肌骨老父子君臣相揖抱孫
青似竹更颼颼閼白如波長浩渺能方正不隳倒功夫
未至難尋奥須如孔子廟堂碑便是青緗中至寶

姚賛八分書歌

呉興姚賛能八分一點一畫若崩雲又如春水緑波紋
上有鵁鶄鸂鶒羣

史邕修公上人草書歌

真縱草書今古有修公學得誰及否古人今人一手書師今書成在兩手書時須飲一斗酒醉後掃成龍虎吼風雨驚兮颬飈走山嶽動兮龍蛇鬭千尺松枝如蠹朽欲折不折掛巖口張旭骨懷素筋筋骨一時傳斯人斯人傳得妙通神攘臂縱横草復真一身疑是兩人身

書詩

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

杜甫送顧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刀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屭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顧於韓蔡内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鈎深法便秘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間白首不相弃驊騮入窮巷必脫黄金轡一論朋友難遲莫敢失墜古來事反覆相見

橫泖泗鬻者玉珂人誹是青雲器才盡傷形體病渴汙
官位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顛躓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
志胡為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
舟檝無根蒂蛟鼉好為祟況兼水賊繁特戒風飆駃崩
騰戎馬際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勤勉防縱恣邦以
民為本魚飢費香餌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
所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烈士惡茍
得俊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

前人殿中楊監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兹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揚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前人觀薛稷少保畫壁

少保有古風得之陜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我
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邉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牓懸仰看
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纒又揮西
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疊壯
觀郭李俱才賢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

李白送賀監

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
應寫黃庭換白鵞

前人　王右軍

右軍本清真瀟洒在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鵞賓掃素寫道經筆妙精入神書罷籠鵞去何曾别主人

李頎贈張旭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隷時稱太湖精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諸賓且方

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裏江魚白甌貯香秔微禄心不屑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高適醉後贈張旭

世上謾相識此翁殊不然興來書自聖醉後語猶顛白髮老閑事青雲在目前床頭一壺酒能更幾廻眠

錢起送外甥懷素上人

釋子吾家寶神清慧有餘能翻梵王字妙絶伯英書遠鶴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真如飛錫

離鄉久寧親喜臘初故池殘雪滿寒柳霽煙疎壽酒還嘗藥晨餐不薦魚遥知禪誦外健筆賦閒居

劉禹錫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

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騰中國書流尚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獨見空驚目恨不同時便伏膺唯恐塵埃轉磨滅再三珍重囑山僧

前人答柳柳州

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脚

且盡薑牙斂手徒

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牕且賞勤聞彼夢熊猶未兆

女中誰是衛夫人

昔日傭工記姓名遠勞辛苦寫西京近來漸有臨池興

為報元常欲抗衡

孟郊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

狂僧不為酒狂筆自通天將書雲霞片直至清明巔手

中飛黑電象外瀉玄泉萬物隨指顧三光為迴旋驟書

雲霑霸洗硯山晴鮮忽怒畫蛇虺噴然生風煙江人顧停筆驚浪恐傾船

秘書省有賀知章草題詩筆力遒健風尚高遠拂塵尋玩因有此作　温庭筠

越溪漁客賀知章任達憐才愛酒狂鸂鶒葦花隨釣艇蛤蜊菰菜夢横塘幾年凉月初華省一宿秋風憶故鄉榮路脫身終自得福庭回首莫相忘出籠鸞鶴歸遼海落筆龍蛇滿壞牆李白死來無醉客可憐神彩弔殘陽

陳陶題贈高閑上人

薝蔔花間客軒轅席上珍筆江秋菡萏僧國瑞麒麟內殿初招隱曹溪得後塵龍蛇驚粉署花雨對金輪白馬方依漢朱星又入秦劇談凌鑿齒清論倒波旬拂石先天古降龍舊國春珠還合浦老劍去玉州負鷲鷺輸黃絹壇場選白蘋鼎湖開入夢金閣靜通神海氣成方丈山泉落淨巾獮猴深愛月鷗鳥不猜人拂岳蕭蕭竹垂空澹澹津漢珠難覔對荊璞本來真伊傅多聯璧劉雷

競買鄰江邉有國寶時為劉星辰

張祐贈高閑上人

座上辭安國禪房戀沃洲道心黃蘗老詩思碧雲秋卷軸朝廷餞書函内閣收陶欣入杜叟生怯論傳經日色屏初揭風聲筆未休長波浮海岸大點出嵩丘不絶羲之法難窮智永流殷勤一牋在留着看銀鈎

陸希聲寄䛒光上人

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廵寄言昔日不龜手

應念江頭洴澼人

羅隱送𧦬光大師 師以草書應制

禹祠分首戴灣逢健筆尋知達九重聖主賜衣憐絶藝侍臣摛藻許高蹤寧親久別街西寺待詔初離海上峯一種若心師得了不須回首笑龍鍾

韓偓草書屛風

何處一屛風分明懷素蹤雖多塵色染猶見墨痕濃怪石奔秋澗寒藤掛古松若教臨水畔字字恐成龍

釋可朋觀夢龜草書

欲盡金鍾數斗餘從容攘臂立踟蹰先敎侍者濃磨墨不揖傍人欻便書畫狀倒松橫洞壑點麄飛石落空虛興來亂抹亦成字衹恐張顛顛不如

釋亞栖對御書後一絶

通神筆法得玄門親入長安謁至尊莫怪出來多意氣草書曾悅聖明君

李建勳送八分書與友人繼以詩

跑跒為詩跑跒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
得似秦朝次仲無
第十八卷　書銘
晉劉卲飛白書勢銘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
宋鮑照飛白書勢銘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
唐陸龜蒙書銘

太古之時何當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折竹折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韋編一絶錯亂名目浸務輕省擣枲剥穀膠綴番番悉其所便蟲篆更隷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曝蠹鬱疵乎不堅又琢珉石琢磨雕鐫載兹簡牘其存四邉璽印章號殷勤識音志焉其巧益甚其説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平聲詁誓制令尾違首言戕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録注記醜譽美憐銘誄碑表虛功

安賢歌詩賦頌多思謫攉

書贊

唐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贊

梁侍中蕭子雲書祖述鍾王備該衆體始變蔡張二王飛白古法妙絶冠時古法飛少白多其體猶拘八分故王僧虔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自子雲變而飛多今但據飛多者即非子雲之前而不妨後人亦有效古飛少者子雲又作小篆飛白雖名存傳記而迹絶簡素惟建鄴古壁餘此蕭字焉韓晉公鑒古善書聞之嗟異遷之於南徐置於海榴堂座右之

壁又獲齊竟陵王蕭子良龍爪書十五字置余後獲之於招隱寺以侍中之迹妙極故留以親翫載以入洛書之故實事之本末中書舍人張公崔監察備撰記詳焉余少好圖書耽嗜竒古由此雖志業不立而性莫能遷非不干求爵禄心懵時事以與名踈非欲非時好尚養痾守獨所見遂僻僻則僻矣與夫酣湎聲妓并走權利者俱亡羊也亡則孰多余每閲玩此迹而圖書之光如逢古人似得良友加以琴酒静暢書齋晝閒榮富賤貧是日何在至若尋翰墨輕濃之勢窮點畫

分布之能與日彌深隨見逾妙嗟夫昔賢垂不朽之藝知傳寶於後世後人覩妙絶之迹見得意於當時名齊日月情契古今傳曰遊於藝藝可已乎知者相賀比獲蘭亭之書世情觀之未若野人之塊不闕於世在世為無用之物苟適余意於余則有用已多乃作賛曰昔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堊帚播於翰墨張王繼作子雲精極壁昏蜃素墨古池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翠荀映雪羅衣從風崩雲委地游霧縈空撥剌勢動蟉蟠氣雄昆

池駭鯨時門鬬龍攢毫疊孔或横或縱層層陣雲森森古松君子况德高人比踪抱素自潔含章内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密而不離疎而有容藝通造化比象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逾貴點畫均豐姿形端異迹絶靈素名空傳記明徵褒貶惟此一字

唐權德輿秘閣五絶圖賀監草書賛

季真造適揮翰睨壁酒仙逸態草聖絶迹與涵雲海詞韻金石傳於秘邱永永無斁

齊王僧虔筆意贊

已見前

書叙

唐懷素上人自叙

此叙之前半篇已載於書譜内而逸其後半今補録於左　嗟嘆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其後繼作不絶溢乎箱篋其述形似則有張禮部云奔虵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

㴲堂盧員外云初疑輕煙淡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峯王永州邕曰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遥云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走制机格則有李侍御丹云昔張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為也余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誰云不可張公又云稽山賀老粗知名吳郡張顛曾北面許御史瑝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離纚半無

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竒詭形怪狀翻合宜人人去問此中妙懐素自云初不知語疾速則有竇御史冀云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胸中氣忽然絶叫三五聲滿壁縱横千萬字戴公又云馳毫驟墨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目愚劣則有從父司勲員外郎吳興錢起詩云逺鶴無前侶孤雲寄太虚狂來輕

世界醉裏得真如皆辭旨激切理識玄奥固非虚薄之所敢當徒增愧畏耳時大歷丁巳冬十月二十有八日

唐韓愈送高閑上人叙

已見前

唐沈亞之叙草書送山人王傳乂

夫匠人於浩茫之閒為其事者必由意氣所感然後能啟其象也此凡一舉志則爾而况六藝之倫乎余聞之

學者曰昔張旭善草書出見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鼓
吹既作言能使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而旭歸為之書則
非常矣斯意氣之感歟今山人王傳乂學為旭書居故
吳公子光劍池山旁積十年而功就歷遊天下慕其出
已者師之欲增其功也及至長安客余家為余題旌故
平盧節士文因感之聳髮寒肌謂吾稍知言顧欲余叙
其書意者豈余之文足以感王生之志於鼓譟劍氣之
勢乎顧不敏誠恐以孤生之望也聊題百數十言以塞

其志

唐司空圖送草書僧𧦝光歸越

傖荒之俗尤惡伎於文墨者華民流寓而至則遽發其橐焚棄扎牘之類以為快既自容矣又雠𧦝沮繼至者若不勝其怨噫是華㕛夷心而又甚之者矣洎天下將亂則雖吾里其風亦變果傖荒之流民亦多矣儻或未化亦勢益孤不能自振茍聞志於吾伎則尤躍而尤之刱踵門而勤請者耶𧦝光僧生於東越雖㓜落於佛而學

無不至故逸跡遒勁之外亦恣為歌詩以遵江湖沉鬱之氣是佛首而儒其業者也雖孟荀復生豈拒之哉今繫名内殿且為歸榮足以光於遠矣永嘉西岑康樂勝游之最是行也為我以論詩一篇題於絶壁

書傳

晉王羲之筆勢傳

王羲之字逸少曠之子也七歲學書及年十一見前代筆論於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汝何來吾所數也羲之

笑而不答其母曰汝年幼小看用筆法未能曉解縱獲父教恐復不能秘惜父乃語羲之曰待汝成人吾當授汝羲之拜曰願早授使待成人已為暮學父語以大綱羲之學功日進衛夫人一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小兒必見用筆訣也妾近觀其書便有老成之致因流涕曰必蔽吾書名晉成帝時祀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羲之筆入木七分

羲之年八歲學書見諸家論語常悲思遂自云今雖童

稚稍長必求會解而後作筆勢論

吳皇象工書謂之八絶

晉索靖衛瓘工書號一臺二妙

前漢相國蕭何善篆籀

宋翼鍾繇弟子亦善書

秦相李斯改尚方大篆為小篆斯字通古上蔡人少受學於荀卿仍學篆勢今之名山及印璽由斯之筆勢也

至曹喜見之悲嘆不已亦作筆論一卷

張芝字伯英少好筆札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見蔡邕作筆勢芝遂作筆心論五篇

鍾繇許昌人師胡昭書十六年不曾窺户見昭筆心論驚歎無已慮後時學不至此而後大悟遂作筆骨論

晉王羲之别傳

王獻之别傳

唐陸羽僧懷素傳

懷素踈放不拘細行萬緣皆繆心自得之於是飲酒以

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不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版書至再三盤版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也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變至是鄉中呼為大錢師小錢吏部韋尚書陟見而賞之曰此沙門札翰當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悟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户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授其筆法鄔亦劉氏之出與懷素為羣從中表兄弟至中夕而

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為書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呼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月辭去彤曰萬里之别無以為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三帖擬此書課以一本相付及臨路又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太師顏真卿以懷素為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夫草書

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為草書竪牽之極顏公於是倘佯而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顏公曰師竪牽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久之顏公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雲多奇峰輒常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絶人可謂聞所

未聞之旨也

陸羽曰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顔太保授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識君子曰蓋以徐得右軍筆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顔得右軍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也

鴻漸傳論懷素字藏真未詳夫藏真之字禮部張公謂曰夫人名字必合其兆豈偶然而已屏障者堂室之華飾也非殊功大勲不可享之古人云一女不織必有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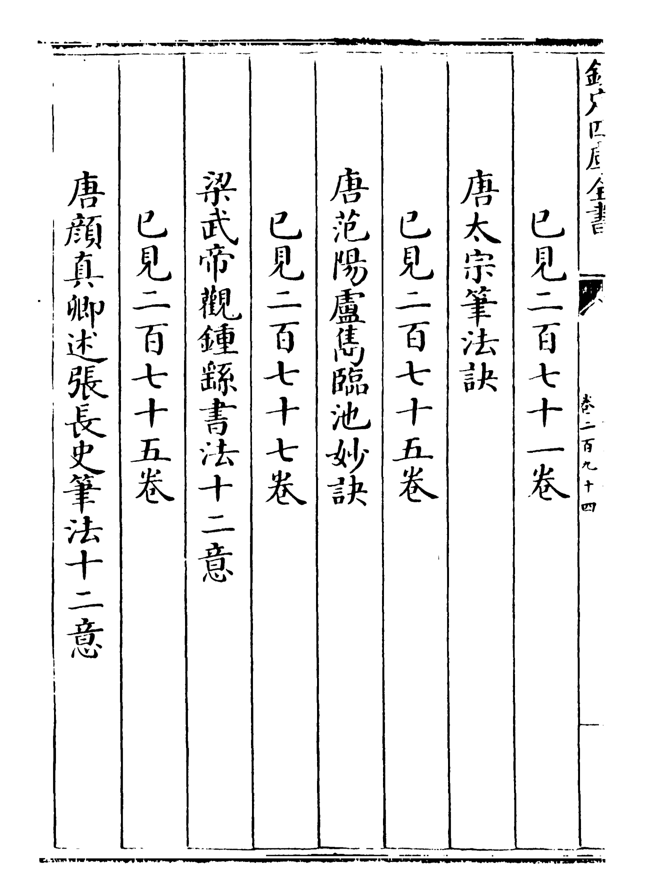
色而貧賤者思尺寸為他裘衣猶不能致况屏障之縑帛與懷素一日九塲醉僧耳而以管毛硯汁恣情揮洒書呉縑素縞不知其數得非名懷其素者耶凡人真書則藏其草草則藏其真得非字藏其真耶

第十九卷　書訣　書意

蔡邕九勢

已見二百七十一卷

白雲先生書訣



已見二百七十一卷
唐太宗筆法訣
已見二百七十五卷
唐范陽盧雋臨池妙訣
已見二百七十七卷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
已見二百七十五卷
唐顔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

已見二百七十五卷

字訣優劣體意　補録於後

書志

宋王愔古今文字志目

已見二百八十三卷

唐舒元輿玉筯篆志

已見二百九十卷

第二十卷　書賦

晉陽泉草書賦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

齊王僧虔書賦

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摩毫以手從風摇挺氣妍孅深功爾其隸也明敏婉蠖絢蒨趨將摛文篚縟託韻笙簧儀春等愛麗景依光沉若雲鬰輕若蟬揚稠必昴萃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綿靡而多

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
規而騁勢志循撿而懷放

唐吳融覽䛒光上人草書懷賀監賦

賀秘監東歸會稽霧隱霞栖泒鏡湖水作沼鑿石簣峰為梯歎非雌雄畏其雄雞東皋子無鄉不醉漆園吏有物皆齊孔子悠哉顔龜印以尋解翟公何爾羅雀門而更題一日谿層軒慢素壁攘袂高下飛文絡繹風雨隨生魚龍乍擲濤奔浪走中秋逢犯斗之槎月上雲開半

夜見隕天之石狂咒無羣離鴻一隻横魯陽揮去之戈樹呂布射來之戟撥毫既罷悅目忘疲湍堂生金玉之寶出世掩鬼神之竒日落簾捲山掩枕欹雲情自逺鶴態難羈但將健筆以為適豈待閑人之見知邈矣清風兹焉仰止今觀上士之殊藝可繼伊人之逸軌當時芸閣猶於富貴浮雲此日桑門得不塵埃脫屣

梁陶弘景論楊許三真君真跡

已見三百二十卷

隋釋智果心成頌

已見二百七十五卷

隋釋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

已見一百六十一卷

唐太宗書王羲之傳後

已見三百十七卷

唐虞世南勸學篇

已見二百七十二卷

唐劉禹錫論書

已見二百九十卷

唐李華論書

已見二百七十五卷

唐司空圖書屏記

已見二百九十卷

唐韓方明授筆要說

已見二百七十六卷

唐杜光庭明隸書所成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

江南後主李煜書述

已見二百八十六卷

翰林傳授隱術

已見二百七十五卷

補錄字訣優劣體意

古今書體不一有古文有籀書有小篆有隸書其後有

八分有飛白有行書有草書然較其優劣篆籀八分失之太難行書草書失之太易可為萬世行者惟隸書得中漢晉以來工於隸體未有如鍾繇衛瓘之筆法也雖然周之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既教之小學使辨其為書之形必教之大學使通其為書之意是以揚雄作纂訓許慎作說文皆所以發明保氏之法至褚遂良之工楷隸虞世南之為世秘柳公權之聚媚顏真卿之遒婉王羲之之隸書徐浩之草隸雖其筆法之工而性命之理

道德之義蔑然無聞若夫因止戈為武知非已功如楚子因反止為乏以知鄭舒之必可代如晋伯宗因三蟲食血為蠱如醫和知晋侯之疾因亥首六身如史趙知絳老人所生日數之積皆因字通其意不然魯魚相承無有正訛君子奚取焉

古文黄帝史倉頡觀鳥迹制字號曰古文古文之別有四若䵷書科斗書之類

籀書周宣時史籀作謂之大篆大篆之別十二如殳書鳥書之類

有小篆李斯刪古文及籀書謂之小篆小篆之別七如垂露倒薤之類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黄　譽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五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論

元陶宗儀書史論會要內書法

李斯一則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許愼論六書 見前一百七十五卷

蕭何論書勢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蔡邕筆論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蔡邕九勢訣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鍾繇曰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

白雲先生書訣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永字八法

永

側　勒　努　趯　策　掠　啄　磔

所引禁經顔真卿柳宗元二頌八法詳説載於書苑菁華者俱已見前兹無庸復録唯旁註八字較諸

家更明故録之

衛夫人筆陣圖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王羲之題筆陣圖後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王羲之筆陣圖曰每作一字須用數種意或横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豎牽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鋼鈎或上尖如枯稈或下細若鍼芒或轉側之勞似飛鳥空墜或稜側之形如流水激來為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之書須字字意别勿使相同若書虚紙用

强筆若書强紙用弱筆强弱不等則蹉跌不入

王羲之筆勢論曰大字促之貴小小字寛之貴大著㸃

皆磊磊似大石之當衢或如蹲鴟或如蝌斗或如瓜

瓣或如栗子存若鶚口尖如鼠屎斫戈之法落竿峩

峩如長松之倚溪谷復似百鈞之弩初張處其中畫

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右相復宜麄於左畔横貴乎

纎竪貴乎麄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

穏

王羲之曰腹不宜促短也脚不宜賖長也又不宜斜重不宜長單不宜小復不宜大密勝乎踈短勝乎長不得上寛下窄不宜傷密密則似疴瘵纏身不舒展也不宜傷踈踈則似溺水之禽慢也不宜傷長長則似死蛇掛樹腰肢無力不宜傷短短則如壓死蝦蟇言匾潤也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毫頭

王珉行書狀曰虎踞鳳峙龍伸蠖曲

索靖草書勢曰婉若銀鈎漂若驚鸞

陶隱居云近左虛右分間不同視之不足學之彌工

梁武帝荅陶隱居論書曰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横畫䟽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比兹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又草書狀曰或卧而似倒或立而似顛斜而復正斷而還連

僧智果心成頌全録 見前二百七十五卷

唐太宗筆法訣全録　見前二百七十五卷

翰林密論二十四條用筆法全録　見前二百七十五卷

翰林禁經九生法全録　見前二百七十五卷

變通異訣曰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此則書之大病學者切宜慎之

李陽冰曰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

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眉髮口鼻得喜怒舒慘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

歐陽詢八法全錄見前二百七十五卷

孫過庭書譜曰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衂挫於毫芒　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凛之以風神温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　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

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草隸　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鈎繩於曲直

韓方明授筆要説曰第一執管其法以雙指包管亦當五指共執要在實指虛掌鈎擫𠡠送亦曰抵送若以單指包之則力不足而無神氣第二撥管亦名拙謂以五指共撥其管末吊筆急疾無體之書或起藳草

用之第三撮管謂以五指撮其管末惟大草書用之亦與撮管同更有握管搦管之法非書家事

顔魯公傳張長史問答止録筆法十二意　見前七百二十五卷

張懷瓘用筆十法止録十法　見前二百七十五卷

張懷瓘文字論曰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迹在塵壤而志出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豹有强梁拏攫之形執蛟螭見蚴蟉盤旋之勢探彼意象

入此規模

張懷瓘六體書論曰執筆亦有法若執筆淺而堅掣打勁利掣三寸而一寸着紙勢有餘矣若執筆深而束牽三寸而一寸着紙勢已盡矣其故何耶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意在焉筆居半則掌實如樞不轉掣豈能自由轉運旋廻乃成稜角筆既死矣寧望字之生動哉

張懷瓘藥石論曰夫馬筋多肉少為上肉多筋少為下

書亦如之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怡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馬為駑駘在人為肉疾在書為墨猪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

虞世南筆髓論曰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草則縱心奔放覆腕轉蹙懸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為外右為内

徐浩論書曰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不去

能何有馬字不欲踈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長令大大蹙令小踈肥令密密瘦令踈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竪令平平峻使側捷則須安徐則須利

蔡希綜法書論曰右軍云若作點必須懸手而為之若作波則抑而復曳忽一點失所若美女之眇一目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可謂難矣每字皆須骨氣雄殭奕奕然有飛動之態屈折之狀如鋼鐵為鈎牽

掣之蹤若勁針直下主客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為者客也既構筋力然後裝束必須舉措合則起發相承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須字字意殊右軍書蘭亭皆搆別體蓋其理也夫始下筆須藏鋒轉脚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蟲蛇相鈎連意莫令斷又下筆意如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然則施於草蹟亦須時象其篆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相合雜發人意思

林韞撥鐙序曰盧肇謂韞曰用筆之方不在於用力用力筆死矣虛掌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閡焉昔受教於韓吏部其法曰撥鐙推拖撚拽是也

盧雋臨池妙訣云用筆之法拓大指擫中指斂第二指拒名指令掌心虛如握卵此大要也凡用筆以指節外置筆令轉動自在名指拒中指小指拒名指此細要也又云一用紙筆墨二認勢三裹束四真如立行如行五草如走六上稀七中匀八下密

張敬玄論書三則　已載於二百七十三卷

李後主七字撥鐙法　擫　壓　鉤　揭　抵　導　送

李華二字訣　截　拽

偏傍向背

亻　立人之法如鳥之在柱是也

刂　垂縮法　斤字右垂左縮并字左垂右縮

刁 為字脚切宜緊收它皆準此馬焉鳥字同

為 右軍云字有緩急如烏字下手一點點須急横直則須遲欲烏之脚急乃取形勢也

丁 打字脚勢宜疾不宜遲

寺 寺字脚亦宜疾挑不宜遲

嗚呼嚨 口在左者近上

和扣

口在右者近下餘皆倣此

容實

容實等字上點須正畫須圓明不宜相著上長下短　姜夔云偏傍在左者宜狹長則右有餘地在右者亦然

風鳯

風字兩邊悉宜圓緊用筆之時左邊勢宜疾背筆時意中如電謂疾急也　凡鳯字同

姜夔云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丿音撆乀音拂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鳥翼魚鬣有翩翩自得之態乚音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晋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為之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遒然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

懸針者筆欲正自上而下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米

芾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是也

宋高宗翰墨志云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以八法皆備

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篆隸之餘

風若楷法既到則肆筆行草自然臻妙

黄庭堅云作字須筆中有畫肥不露肉瘦不露骨政如

詩中有句亦猶禪家句中有眼須參透乃悟耳

米芾云作字須要得筆茍得筆則細若絲髮亦佳不得

筆雖大逾尋丈終無骨氣

歐陽脩云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有餘

姜夔云用筆之法古人以比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迹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折者欲其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藏鋒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㝠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　方員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用草貴員方者叅之以員員者叅之

以方斯為妙矣　一字之體率多有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不踰矩矣　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茍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其字是點處皆重偶相引帶其筆皆輕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若數十字相連不足為奇更為大病也

姜夔禊帖偏傍考　見前一百四十七卷

吾衍論篆法　見前一百七十一卷

陳繹曾翰林要訣　見前二百七十七卷

陳繹曾法書論　見前

杜本曰夫兵無常勢字無常體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卧若起若日月垂象若水火成形倘悟其機則縱横皆成意象矣

袁裒曰漢魏以降大抵皆有分隸餘風二王始復大變右軍森嚴而有法度大令散朗而多姿貞觀以後書

法清婉開元以後乃務重濁逮至王著始追蹤永師遠跡二王不失古人意度君謨特守法度眉山豫章一掃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新奇雖有祖襲而古風蕩然思陵筋骨過美吳傅朋姿媚傷妍姜堯章太守繩墨則貽乂手並脚之譏大要探古人之玄機極前代之工巧乃為至妙

鄭杓曰題署之法弊於唐使人多忌諱其原葢出於陰陽家者流世有廣成子集陰陽家應候法纂異記感

應章一行禪師釋微集燕卿大師字旨明簡集葛仙翁勒字法應神集音義章白雲先生筆論玄鑒諸書極言題署之法點畫分毫未來去各立名字應之以陰陽象之以五行法之以六神使術者能察人平生禍福屋之大小字之尺寸各有程限占其喜怒休咎之詳年月遠近之應可考而知按廣成子當黄帝世是時陰陽家未出葛仙翁生晉朝題署未有此病唐一行以數學名家字非所長其必僧簡定之流所託

為也簡定燕卿名也

王世貞藝苑巵言

自張懷瓘以十體斷書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籀文四曰小篆五曰八分六曰隸書七曰章草八曰行書九曰飛白十曰草鄭昂論文字之大變八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書七曰飛白八曰草書其意蓋取程邈以後之隸書與鍾王之今楷合而一之不然則是取漢碑之隸屬之於八分而單

以隸為楷也歐陽永叔以分為隸洪适因之而豐道生直斥其妄據道生之意以隸為八分以真為隸也是即吾所疑張鄭之後說也夫以分為隸歐陽氏之誤小以隸為分以真為隸豐氏之誤大也為豐氏之說大約與張鄭同其一曰隸書者程邈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人佐書以赴急速官司刑獄用之其二曰次仲作八分書謂入篆八分存隸二分是先有隸而有分固矣其三據淳化閣帖有邈天得一以清數語為據

此皆吾所不敢信之故也閣帖所存邈數十字畧無二鍾古意止是稍增一點一畫以行怪如亢桑元命包假書填難字類耳此李懷琳輩之所不為而可據為邈書乎又明言漢因行之獨符印幡信題署用篆則此外皆用真隸書矣而何自漢末以前無一筆也歐趙所書之碑又何無一真隸而皆分書也各碑既謂之分書則其法正存令何嘗入篆八分也以吾所見唯皇象天發神讖有五分之篆蔡邕夏承有四分之篆疑此即所謂八

分而八分以其不易習故少傳耳衛恒所賛隸勢如砥平繩直規旋矩折脩短相副奮筆輕舉離而不絶等語亦自與正書不甚應其為古隸無疑者後閱陸子淵書輯云秦興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為世宗時則趙高胡母敬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賈魴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為散隸羲獻復變

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法黄庭樂毅謂之小楷史游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采芝法兼乎行書謂之稾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眇者謂之小草復有游絲之草宋蔡襄為飛草謂之散草劉伯昇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自餘諸體以類生矣蓋自是而隸與八分之說始明然謂羲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法此語覺贅蓋受禪勸進即鍾氏之

古隸也尚書宣示墓田丙舍戎路表即鍾氏之今隸也羲獻不過增華耳古隸亦非鍾造東漢以後碑刻皆如之特鍾氏入妙耳飛白即古隸今隸蕭子雲頗作篆皆大書用帚筆輕拂過或有帶行者其體若白而勢若飛今亦不傳矣後世有以草書作雙絲下中露白者為飛白極可笑吾三十時為余定州作飛白歌葢從俗之語也今人稱真草隸篆雖失作者之意然古隸今隸方圓勁婉體自難合析為真隸似亦未為不通

吾衍曰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以用篆因減小篆為徑用之法故不為體勢若漢款法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即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八分則漢隸之未有挑剔者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則得之矣由此而言則次仲所成八分恐存隸八分就篆二分也衍之此論一洗懐瓘千古之疑盡闢豐氏恣談之陋

衍又曰隸書人謂宜匾殊不知妙不在匾挑拔平硬如

折刀頭方是漢隷行此語尤合作正受禪勸進之所以妙也近代文徵仲得之瘦而怪者韓擇木也豐而匾者唐玄宗也拙而醜者朱協極也

沈存中云古人以散筆作隷書謂之散隷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

章草古隷之變也行草今隷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之變也

行書有二有真帶行者如右軍蘭亭霜寒來禽官奴之類是也正行酕者右軍旦極寒雪晴晩復是也

毒熱尊體何如奉橘夫人平康蔡家賔至愛鵝蘄茶曉復毒熱有以為唐文皇臨者夫人平康蔡家賔有以為後人書者理俱有之

鍾太傅解散古隷而為今隷然張芝草書是今隷之變觀其行筆可知則鍾太傅之前如曹師諸公亦已作今隷但非程邈體耳

大字促令小小字舒令大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此偏至之語大須意會不可典要又云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梁武帝云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瀉澌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張長史傳此於顏平原而語少變

董内直曰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虛李萃曰

虛掌實指緩𢔁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黃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米元章云肉須裹筋筋須藏肉皆臨池者所宜知也

李陽冰云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此言篆法也篆亦須變況其它乎

閩之張敬玄云楷書把筆妙在虛掌運腕不宜把筆苦緊然大令少時作書右軍從後掣其筆不得非耶曰此

有力也非若緊也顏柳自有力二王化於力者也習顏柳者未免若緊習二王者不妨虛和

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出没斯有倚伏開闔藉乎陰陽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毫芒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之眇一目

書家者流稱鍾張羲獻古雅之士往往左袒鍾張華俊之儔則必服膺羲獻今合諸家之論可以類推王羲之

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絶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張鍾鍾當雁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又云張字形不如右軍自然不及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云世人那得知梁武帝云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羲之有過之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

瘦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陶貞白答梁武帝云伏覽書論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又云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内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願以所摹竊視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拘

思者必當仰賛踴躍有盈半之益蕭子雲上武帝啟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歴年所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畧字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逮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庾肩吾云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唐太宗云鍾雖擅美一時亦為過絶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

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猷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翔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

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餘草又云以子敬之豪翰擅右軍之筆札雖則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

張懷瓘云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真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山谷云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宋齊之際右軍幾為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唐文再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論是偏好語不足以服大令心也人謂右軍内擫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拓故散朗而多姿法自兼姿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學右軍終不能似大令已自逗漏李北海蘇眉山趙吳興筆然則大令之於右軍眞父子耳不可稱伯仲也
抱朴子曰吳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

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按南史謂劉休者與王僧虔同省而是時海内俱習羊欣書以右軍跡涉輕微多所不好休獨重之自是右軍之書復盛後至梁武時陶貞白尚云比世皆高尚子敬不復知有元常逸少亦然然則右軍之書得劉休而振得梁武而著得唐文而後大定猶之顧愷之畫亦至唐始定矣羊欣學子敬者也故武帝評子敬為河朔子弟

舉體充悅然拖沓不可耐而評羊欣如婢學夫人舉止羞澁是以文皇詆子敬為餓隸而學敬元者時人譏以為重儓子敬餓隸敬元成重儓矣然同一人書也餓隸之與沓拖子弟一瘦一肥毋乃太相牴牾歟

武帝評蕭思話書如仙人嘯樹而張伯英如漢武好道憑虛欲仙欲仙尚未仙也漢武欲仙又去仙遠也伯英乃不如思話乎

梁武始重元常而下子敬特許逸少躑躅其間觀陶隱

居所云元常朽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淪長夜又武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然則太平寺主臨池之趣全在鍾也及考竇臮述書賦高祖叔達恢弘厥躬泯規矩合童蒙張懷瓘書品云狀貌亦古乏於筋力既無奇姿異態有減於齊高然則梁武帝之聲價不振實以學元常之故也學鍾張殊極不易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笨不得放中之矩不得變中之權則張降而俗矣吾向者閲隋僧智果書梁

武帝評鍾司徒字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絶倫多竒後又有鍾繇書如雲鶴游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語以為不應重下評意所謂司徒者繇子會也及覽前輩題評以十二種意外歸之太傅吾竊非之載閲繇父子本傳繇不為司徒會加司徒雖尋伏誅而所稱司徒者必會矣然又以梁武與陶隱居論書至數十往復皆不及會不應稱之若此及閲袁昻本文所謂十二種云云乃在敕内勅旨具云如卿所評臣謂鍾繇書氣密麗

若飛鳧戲海舞鶴游天等語蓋重賛之也此外又有武帝觀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云平直均密鋒力輕快補損巧稱字外之奇文所不書然則袁昂之稱司徒十二種法正謂繇也吾家蓄太傅薦季直表黄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蓋是時華歆辭疾繇實轉司徒四年遷太尉而歆復代之史有脱漏故耳二者實可相證因記於此

鍾太傅七十六其子司徒僅四十五右軍五十九子大令四十三天假以年不果勝尊公乎曰不爾格巳定矣

假之年有小變而不能有所加也
顏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遒筋骨盡露旭素之後不得不生晉光高閑顏柳之餘不得不生即之溥光智永伯施有書學而無書才顛旭狂素有書才而無書學河南北海有書姿而無書體平原誠懸有書力而無書度楊用修云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以予論之瘦易而肥難用修此語未必能知書者筆肥則結搆易密筆瘦則結搆易踈此瘦難而肥易也唯是既成之後瘦近勁

勁近古肥易豐豐近俗耳伯高之所以妙在肥而不俗也

僧亞栖云書貴能變方白成家王右軍變白雲歐陽詢變右軍柳公權變歐陽此殆是囈語白雲先生何人亦未有書跡存世葢右軍偶一言之大抵託辭耳歐陽書法實一變然非變右軍若柳之於歐法少變而意故不變也

五代時楊少師凝式黄魯直極重之謂為散僧入聖又

謂可繼顏魯公釋懷素楊於今隸極拙魯直所推行草耳而余見其一二行皆不甚合作聞朱象玄有韭花帖甚佳未及見之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烺烺而趙文敏法之便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也至矣今所書書譜令後人極力摹倣尚自隅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顔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無楷矣

虞伯生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黄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弊流金朝而南方獨盛遂有張于湖之險澁張即之之惡謬極矣

此語大自有理又獨稱吳說傳朋書法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且謂至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賛歎圖來者稍知正法今傳朋書世遂少見紹彭號翠微居士余有其書數紙緊密藏鋒得晋人意惜少風韻耳

鐵圍山叢談謂其父京善榜書妙出四家之上此雖曲筆然亦必有可觀者米芾元章自負以為前無古人然是行筆非真筆也

自歐虞顔柳旭素以至蘇黄米蔡各有古法損益自成一家若趙承旨則各體俱有師承不必已撰評者有奴書之誚則太過然謂直接右軍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黄庭洛神於精工之内時有俗筆碑刻出李北海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軟惟於行書極得二王筆意然中間逗漏處不少不堪並觀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

張即之非不遒勁而粗醜俗惡種種可恨是顔柳之跡

裔辱家風者解大紳張汝弼非不圓熟而踈軟村野種種可鄙是旭素之重儓壞家法者

蒼頡九篇相傳是李斯其第九章乃云豨信是陳豨韓信劉京是大漢西土是長安右軍少從丞相渡江北蹤永絕其題筆陣圖有云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二體書始知學衛夫人徒費年月王著集淳化帖有漢章帝書千文字紕繆如此徒資嘔噦

法書中有王右軍千字文昔賢作笑端葢知其為周興嗣撰不應右軍預有之然梁武帝命殷鐵石摹取右軍千字命興嗣次韻故當有右軍千文非謬也又有衛夫人筆陣圖右軍題筆陣圖後及右軍筆勢圖一章筆勢論十二章昔賢皆辨其妄然是六朝善書者擬作茍能熟覽思亦過半矣

孫過庭云樂毅論則情多怫鬱東方賛則意絶瓌竒黄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横爭折蘭亭之興集思

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志慘愚謂此在覽者以意逆之耳未必右軍作書時預有此狡獪也又一云黄庭如飛天仙人洛神如凌波仙女曹娥碑如幼女漂流於風浪間

朱長文作續書譜而進石曼卿蘇子美於妙退裴行儉孫虔禮王紹宗李邕鍾紹京韋陟賀知章裴休于能吾未敢信也

懷琳大急就嵇康絕交書皆托之右軍以應貞觀之募

第結法雖皆拖多卧勢不能作山陰内擫筆法圓熟輕俊不妨張翼之亂真也

楊用修云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不知其銀鈎之敏又引管寧別傳云寧字畫若銀鈎及茅山碑云管寧銀鈎之敏是也余固知其誤按索靖字幼安其章草法有銀鈎蠆尾及考陶隱居解真碑云幼安銀鈎之敏允南風角之妙正謂索靖也葢管寧亦字幼安用修誤以為寧遂併其姓名改之耳考寧三國志註

有高士傳傳子諸書俱無銀鈎語又云劉曜人知其獰凶而不知其字畫之工註見草書韻會當是時劉聰劉曜皆能書而聰之獰凶大出曜上俱見本載記用修又誤以劉德升為劉景升而云即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此尤可笑

用修又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者善篆與八分其命名乃欲抗右軍不知何代人疑即文秉也按陶九成書史王升字逸老號羔羊居士草

書殊有旭顛轉摺態宣和間進所作草書内庭稱之用
脩似未之見新鄭高少師拱藏東坡草聖醉翁亭記并
石本跋細閱無一坡法而渴筆遒逸飛動中有正書却
近俗吾斷以為逸老書葢南渡以後諸公不能辨此元
人却不作此結法也
楊又引東坡跋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
比淳化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
化多矣希白錢易也按希白乃潭州僧希白耳書家謂

其有筆意而多率直無縈迴縹渺之勢楊以幼安為管寧以希白為錢易其孟浪殊可笑也

六藝之録卷二百九十五